

大型纪实文学

尴尬人生

“文革”
风云人物沉浮内幕

李影 金剑编著



中国大地出版社

人生如画



尷尬人生

李影 编著
金剑



(京)新登字 197 号

尴 尬 人 生
李 影 金 剑编著

*

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区日坛路 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41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7—80097—050—7/D·5

定价 7.20 元

尴 尬 人 生

李 影 金 剑编著

中国大地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文革”，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浩劫。

本书介绍了在“文革”中风云一时的人物。他们中，有的作恶多端，劣迹昭彰；有的深受蒙蔽，被人利用，有的……本书既介绍了他们在文革中异乎寻常的经历，又重点介绍了粉碎“四人帮”后他们不同的命运沉浮。

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触目惊心的“文革”事件，“四人帮”的累累罪行，还可以看到“风云人物”戏剧性的不同表演与结局。例如：张春桥的阴险毒辣，老奸巨滑，审讯时死不改悔，但终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王洪文显赫一时，转眼间由一个保卫干部，成为党中央副主席，最后落得个终死狱中；

林立果的妃子张宁，亿万人中挑一，却红颜薄命，夫婿折戟沉沙，爱子遭人暗杀。80年代远走他国嫁给美籍华人巨商，……读来扣人心弦；

林豆豆贵为“公主”，却一度沦落街头，消逝在凄风苦雨的夜幕之中；

乔冠华风度翩翩，几次身负重任，却一失足成千古恨；

庄则栋结束审查后，发配山西，痛苦，沉沦，奋起，饱经家庭离异、从“天上”掉到“地下”之苦，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陈永贵，催人泪下的弥留之际；

刘庆棠好色、荒淫无耻，他那色迷迷的眼睛扫瞄着每一

个在他眼前走过的稍有姿色的演员，伺机扑过去；

书中披露了杨春霞与王洪文，童祥苓与江青的关系真相；

毛远新到底在何方？

正在走向大富的曾一时何等猖狂的“蒯大富”的今昔。

本书披露了大量的内幕材料，为前所未见。

通过此书，人们还可以窥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人生的风云变幻，再一次体会到红楼梦中的“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致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思故乡……”

目 录

举国皆知的妃子——张宁	(1)
林彪的“公主”——林豆豆	(22)
曾是党的副主席、接班人——王洪文	(36)
“狗头军师”张春桥	(57)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109)
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乔冠华	(117)
陈永贵生前死后	(141)
“铁姑娘”——郭风莲	(163)
“乒乓球王”庄则栋的沉浮和婚恋	(171)
他当大军区副司令时年仅三十三 ——孙玉国沉浮记	(214)
当过副总理的吴桂贤	(224)
尉凤英恢复自我	(228)
扎着白头巾的省委书记——吕玉兰	(232)
当过中央委员的邢燕子	(239)
副总理孙健做生意	(241)
当过副委员长的李素文	(244)
风云一时的文盲顾阿桃	(246)
一封信，身价百倍——李庆霖	(253)

“白卷先生”张铁生·····	(255)
名教授杨荣国弥留之际·····	(266)
“文革”影剧“红人”今何在：·····	(268)
好色之徒刘庆棠·····	(271)
“李玉和”——浩亮·····	(274)
“柯湘”的沉浮——杨春霞·····	(276)
“杨子荣”——童祥苓·····	(290)
“铁梅”——刘长瑜·····	(293)
“严伟才”——宋玉庆·····	(295)
“方海珍”——李丽芳·····	(297)
“潘冬子”祝新运，你在哪里？·····	(299)
当年谁反对他们，就是反对中央文革	
——王、关、戚寻踪·····	(302)
从市委书记到疯子——马天水·····	(311)
她拉开了“文革”的序幕——聂元梓·····	(318)
大名鼎鼎的“蒯司令”	
——蒯大富旧闻新传·····	(321)

举国皆知的妃子——张宁

1971年6月底的一天，林立果与张宁单独在一起时，林立果提出：“张宁，我们马上结婚好不好？”林立果突然向张宁提出马上结婚的要求，她怎么能立即答应呢？她说：“我刚到301警训班学习，两年就毕业了，是不是两年以后再结婚？”他一听这话，愣了，好半天也讲不出话来。

其实，林立果第一次见了张宁，就非常喜欢。他认为，不仅相貌很美，而且气质与其他女孩不一样，又没有巴结权势的心思。

叶群对张宁的印象却不一样，认为她没有恭维她，没有巴结她，不尊重她。叶群要找的媳妇是要能加强她自己的势力的。找一个眼里没有婆婆的人，岂不在家中增加了一个对立面吗？所以，起初，叶群知道林立果看重张宁了，就故意在里面作梗，她要“拿”儿子一下；而林立果呢？偏偏表示：非张宁不行。其间，林立果曾想私自跑到南京去找张宁。叶群曾这样吓唬林立果说：“你要是私自跑到南京，让许世友知道了，会把你扣起来！”结果，还是林立果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叶群才让了步。

“9·13”事件后，张宁才知道，6月份把她调到北京之际，叶群已把“办婚事”的风放出去了，并暗地里在准备婚礼，黄永胜等人都已经送了礼。

林立果听她不同意马上结婚，就坦率地对她说：“人是有

感情的，要是时间拖得太长了，感情的控制也是很痛苦的事情。而且，我经常要往外跑，不在家，希望你能理解我，同时适应我这种环境。……”

7月下旬，张宁一直没见林立果的面。

到了9月份，把她接到北戴河去住了。叶群让张宁称林立衡为姐姐，张宁就喊她立衡姐或豆豆姐，见了张青霖也就自然而然地称其为青霖哥哥。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而张宁始终没有叫他；叫“林立果”，太正经了；叫“立果”，显得太亲热了，似乎还没到这种感情；叫“副部长”，又不合适。干脆她什么都不叫。

一天，林立果问张宁：“我要到北京去，你带的衣服够吗？要不要我从北京为你带点衣服来？”

她说：“不用了。你到北京去干什么？”

他说：“去看一看。最近中央内部斗争很激烈，很尖锐。我回去看一看，处理一下情况。”

她看林立果神情不对，又问：“出了什么事了？”

“有些人想搞叶主任。”

“要搞叶主任，不就是要搞林副主席了吗？要搞林副主席，不就是要搞毛主席了吗？”

林立果一时没吭气。

一会儿，他又问张宁：“万一北京被占领了，你丢在北京的东西就不要了，可以不可以？”

她一时摸不着头脑，问：“是哪一个要搞政变？主席知道不知道？”

“主席知道一点。”

她说：“主席要知道的话，哪个想搞政变都是不可能得逞

的，你放心好了。”

林立果又不吭气了。这时，林立果要出去一会儿，让她坐在沙发上等他回来。

林立果由外面回来，神情与往常不一般地对她说：“万一出了事，你什么都不要讲，我不连累你。”

究竟要出什么事了？真是天知道？！原来，可以说张宁对林立果没有什么感情，即使有，也只是政治上的感情，她顺从他了。这时，张宁听他说这种话，倒觉得该维护林立果了。她心里反而不怕了。她想，她爸爸、妈妈和她，都是干革命的，怕什么？她问林立果：“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能不能告诉我？”她心里想：到了这种地步，该为林立果分担些什么？付出些什么？

林立果没吭气，什么也没对她讲，只是突然拥着她亲热了。这激动的亲热很反常，从前他从来没对她这样过。谁知，这“亲热”，竟成了“永别”了！

1971年9月12日，林立果由北京回到北戴河。张宁等在林彪、叶群住的91号楼别墅看电影。叶群突然让林立衡、张青霖和张宁回57号楼收拾东西，准备走。她被弄得莫名其妙，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林立果，林立果也使劲盯着她看。

“其实，当时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个小包。”

“就在一、两分钟的时间里，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那么反常！我绕了个小走廊，往林立衡住的地方喊了声：‘姐姐！’没人答应。一看，花呀，衣服呀，背包呀……什么东西都被扔在地毯上！怎么回事？警卫不见了，林立衡、张青霖也不见了！怎么突然人去楼空了？我惊异极了！心想：怎么变成这架式？我赶忙又跑回自己住的房间，怎么陪我住的两个小护士也跑

掉了？”

“三、四分钟后，立衡姐来了，对我说：‘今天晚上不走了，首长计划改变了，明天早晨再走。什么时候走，再通知你。你现在睡吧’。一边说，一边向我伸出手，只见她手心里放着两片安眠药。立衡解释说：‘你吃下这两片药，就睡吧。’在那种气氛下，她叫我吃药，我可不敢不吃呀。我只好当着她的面，把两片安眠药吃了下去。”

不一会儿，突然整座楼的电灯熄了。

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震惊全国、全世界的‘9.13’事件发生了。

万万没想到，竟是林立衡的两片安眠药救了她的命！

张宁一觉醒来，56号楼被包围了，全副武装的战士，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她看看天，还是那么高，海还是那么蓝。

她走进餐厅。餐厅里没有人，桌上空空荡荡的，等了半天她才向一个老炊事员要了份早点。

到了中午，仍不见林家的人，她猜想该不是扔下他走了吧！与此同时，在北戴河的“林办”的工作人员也被中央警卫部队包围了。

这样过了一天、两天，直到第7天上午，张宁才见到林办的工作人员，她和他们一起被警卫部队集中到一个院子里，一位首长向他们宣布了纪律，然后被押上一节火车，到了北京，又用军用卡车把他们运到毛家湾。

不久，中央办公厅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第57号文件，当宣读林彪叛国投敌，自我爆炸的时候，每个在场的人都倒呷了一口冷气，惊讶得不敢出声，张宁顿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她默默地起了床，梳洗干净，穿戴整齐，一个人关了门，然后后退几步，一头向门上撞去！

她白白流了一片血，再次失去知觉，却没有撞开高墙之门。

当她微微睁开那双大眼睛的时候，办公厅的一位处长弯身对她说：

“张宁呀，你身体好点儿了吗？你不要背思想包袱，要相信党的政策，肯定是会区别对待的……”

几句真话，把张宁说得流下泪来。

过些天，张宁的伤口结疤了，可月经却不正常了，有人以为她怀孕了，她自知不是那回事。以后误会解除，可“妃子”的阴影还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她被专案组隔离审查，单独关在西山的一间小屋里。脑子里常常想着一个人，林立衡在哪里？

风风雨雨，月明月暗，张宁被那没完没了的审查弄得麻木了。不过，专案组对她倒挺客气，每次提问都很和气、有礼貌。有一天，他们还特意问她：“南京军区的司令员，他知道你吗？”

张宁说：“知道。我爸爸是他的老部下，他对我们家很关心。我爸爸临终前，还托孤于他哩！”

原来这位司令员到北京时，曾亲自向周总理提出过，“把张宁放出来，有什么问题回军区再慢慢教育她。”

尽管总理向有关部门打了招呼，张宁还是没有解放出来。一年后，她和“林办”的人员一起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和她编在一个组里的一共有7个人，其中有一位军界首脑的夫人，有林家的内勤老太太，有专机组的“空中小姐”，还有

9月9日从上海送来的两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冬去春来，张宁终于有了和母亲通信的自由。母亲毕竟是母亲，她再也无法忍受思念之苦，经多次交涉，才获准去北京大兴县看望女儿。

冬天，寒风刺骨，张宁扑到妈妈怀里，泣不成声。窗外，风声大作，也如一曲悲歌从天而降。

这曲悲歌延续到1975年8月，直到毛主席批示：“林办”工作人员不宜久留，要另行分配工作。

他们终于被解放了！

张宁回到了南京，回到了家。

亲人团聚，难免悲喜交加，她凝望着爸爸的遗像，想着好几年没去给爸爸扫墓了。

几天后，她独自去了爸爸的坟地。那地方叫菊花台，是军区将官们的安葬地。她默默地献上一束花，不禁潸然泪下。

日复一日，她依然赋闲在家，没有人给她安排工作。

半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半个月后，有位远方客人来访。张宁一开门，就认出他是前军区首脑的一个警卫参谋，姓蒋，年轻英俊。6年前她在一位部长家结识了他。他给了她安慰、同情，还开导她……“你还年轻，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

蒋参谋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因不满于“选美”，曾受到批评指责。当他得知张宁要上调到北京时，就请了探亲假，不是回老家，而是悄悄来到南京，想给张宁通风报信，建议她采取脱身之计，可惜他没有见到张宁，却被部长夫人发现了，将他贬到边疆去锻炼。

“9·13”事件后，蒋参谋被召回京，参加专案工作，心里

一直记着张宁。后来，他调到重庆工作，给张宁写过好几封信，张宁都没有收到。不久前，他听说张宁已回到了南京，就匆匆赶来了。这一举动使张宁很受感动，因为这是自打她回到家后，第一个从外地来看望她的朋友。

经历过霜雪的人，得到一点儿温暖，心中感到充满阳光，对生活、对爱情的一颗僵冷的心又因之而复苏了，何况蒋参谋是个正直人，又那么理解、爱慕她。

第二年春天，他们结婚了。

张宁感到人生不可捉摸，如今她结了婚，有了家，并不觉得轻松，她仿佛还没有跳出苦海，很想找人指点迷津。

有一天，她深入南京某巷内，请一位研究骨相的老人“算命”。这位老人视力很差，近乎失明，他用手摸了摸张宁的头顶、面部和骨形，停了一会儿就惊讶地说：“本来你有龙凤之福，可惜遇到了虎缠身，一声炸雷，使你跌入了深渊……”

张宁吃了一惊，莫非这只虎就是在指林立果！

当时老人并不知道张宁已经结婚，但是预测到了她还要经历家庭的悲剧，说她1982年必然夫离妻散。

张宁小心翼翼地前行，她希望前面的路将不再坎坷，然而，当她1980年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后，夫妻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这样拖了一年多，果真在1982年他们离婚了，他们的一个男孩晨晨归张宁抚养。

母子相依为命，生活虽然艰苦，张宁看到儿子聪明、懂事，也平添了几分慰藉。在这之前，张宁曾到过河南看望林立衡，那时林立衡在郑州一家汽车厂里任副厂长，分别时，她买了不少礼物送给张宁，说：“晨晨是我的半个儿子，你想到我的时候，就为我在晨晨身边尽一份母亲的职责吧！”

张宁离婚后，林立衡知道她的处境，就给她寄去了200元钱，信上说，晨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营养，有什么困难，写信告知，若带不了晨晨，就送到我这里来。

后来，一个姓孙的男人又插进了张宁的生活，他比张宁小8岁，属无业人员，整天泡在张宁身边，洗衣做饭，端茶送水，跑腿办事，百般殷勤。日久天长，他正式向张宁求婚，张宁严词拒绝，孙某恼羞成怒，凶相毕露地说：“你若是不答应我，我就要叫你精神上痛苦一辈子。”

1988年7月12日下午，孙某窜到张宁家，骗走了她12岁的儿子晨晨，把他领到十多里外的河闸下面，捂在水里淹死了。

张宁受此打击，痛不欲生，转向求签拜佛，甚至想要出家为尼。但高僧未允，并再三叮嘱她：“尘缘未了，好自为之，静候佳音。”

10年前，也就是1982年，张宁也曾拜访过一位星相学家，那人是教授，当面预言，在她38到40岁之间，“海外来人，东南方向，你坐在家里，他找上门来，漂洋过海，不走也得走，到时笼鸟腾空，后有所为……”

事情的发展，被预言者言中了。

1989年5月底，一封署着张宁名字的信从美国飞来，当时张宁未上班，信上的地址又不明确，邮递员见是大老远的异国来信，很负责地查到了张宁的所在单位，又非得要她本人领取，拖了半个月，单位的一个同事，向邮局说张宁出差在外，就出示了工作证，代她取回信来，邮局说再过一天不取，就退信了。几天后张宁从外地回来，那位同事把信交给了她，信的内容是有人来面谈事宜。